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忠愍集卷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貢生臣郭墉

謄録貢生臣王轂

忠惠集卷七

宋 翟汝文 撰

狀 劄子 封事

辭免創修大晟樂章狀

朝奉郎新差權發遣提舉京東西路常平等事范愼劄子奏伏覩陛下執大象以撫域中天人和同幽明感格比者奠九鼎作晟樂受玄圭行冠禮祀圜壇祭方澤莫不協氣橫流珍祥沓至天神降格地祇出現皆甚盛德

事曠古所未聞也然未有顯大之舉以縈天休以彰美

蹟顧詔儒官制為樂章以其類而薦之郊廟俾英聲茂

實傳於無窮天下幸甚取進止六月十九日奉聖旨應

樂章並差翟某重修伏奉勑命應樂章令臣重修者承

命震慴不知所措臣聞古者登歌在上乃播八音聲依

詠言始協律呂雖有韶濩之作必先雅頌之正所以猗

那長發光祀成湯清廟我將周人用饗其上推本有娀

姜嫄受命之始其次備載大任大姒作合之德爰暨武

丁成宣襃大其子孫下及周召山甫顯揚其佐命所以
聖君賢臣勲德光明更歷千載震耀如初然則體大事
重未有如此茍非其人孰敢輕議恭惟皇帝陛下肇新
晟樂天地顧答改作禮器比隆商周宜得語言文學之
臣付以聲詩郊廟之奏薦功皇天明詔萬世與大晟中
音合為一律乃以臣愚無知討論是事使蚊負山氣力
幾何伏況臣尫殘早衰百體俱疾心志喪失動輒驚悸
重以姿性駑下辭藝荒蕪雖力誦聖德人臣所願而狂

易妄作未免累國伏況今者侍從臺閣英俊如林才能過臣皆可就事伏望改付能者不至仰辜任使

中書舍人乞罷職狀

右臣駑鈍無能處非其任不幸自少復被犬馬之疾昨於四月間中書舍人蔣猷罷職除郡張漴繼朝陵寢獨臣一員典掌誥命每日草詞二十餘道又撰南路宗室誌銘一百餘道臣前已具奏嘗苦熱疾昏憒然終不敢一日在假恐妨廢造朝力疾勉強只逐急先了日下差

除臣性本駑鈍復更抱疾心力不逮非不願自罄竭遂致當月内宗室仲峭贈官誥詞遲緩聖旨催促臣有司失職罪當顯戮槓恩寛貸止從罰金上荷聖慈以身爲㦝然不職被譴若尚趨省供職上負朝廷任使之意下乖小臣廉恥之義伏望聖慈特賜矜憫察臣實縁疾病心力不前許解所職以安愚分謹録奏聞

乞致仕狀

右臣昨蒙恩宫祠叨竊俸廪便親養疾皆得所欲仰荷

陛下生成之恩恨無隕身報國之所而臣賦命褰薄竊
禄滿盈福過其分災釁隨作臣於今年十月感風痺之
疾左臂不仁艱於舉動右足緩弱步趨不良臣自度半
身已廢無復完人死在朝夕必然之理然而雀鼠貪生
之意猶戀聖時溝壑未填之餘尚存氣息以謂納禄避
寵或可免疾僥覬萬一療治復完伏望聖慈特賜哀憐
許臣守本官職致仕使臣收拾骸骨終獲首丘不勝厚
幸

初除翰林學士辭免狀

右臣今月二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已除臣翰林學士令臣乘遞馬疾速前來赴闕者聞命震驚不知所措伏念臣頃緣疾病久以乞身竊伏衡茅分甘守死今者擢臣翰墨之選非臣衰朽所能力當上聖勃興諸臣彚進豈不願一瞻天表獲近末光叨預從官少陳薄技而臣筋骸久瘁心志已衰記誦耗於憂患之餘筆硯廢於農圃之業竊慮非時宣名以疾稽留苟誤事或致

於人言雖誅臣不足以塞責伏望聖慈察臣避寵非敢矯辭追還誤恩仍舊宮觀所有新命伏乞特賜寢罷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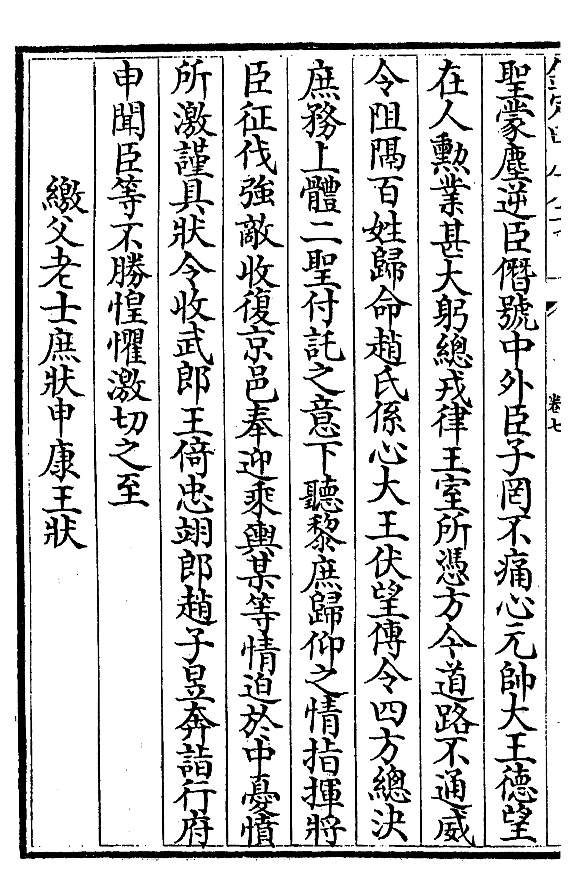
翰林乞宮觀劄

臣於初五日侍立殿廷忽致疾作緣臣少有腰足之疾不能久立自度難以筋力為禮是致前後兩次陳乞致仕今來誤蒙聖恩詔還力辭不獲臣勉强親至闕下冀蒙聖慈察見真實疾病許令從欲今者果于唱第之日

侍立移時頭眩足痛幾至顛隕居家病作至今發腫伏
望聖慈特賜哀憫除臣一宫觀差遣臣非不知陛下恩
意眷遇義當體國臣若貪戀寵禄日復一日必待顛仆
移疾在告然後去則自無恥辱國必致人言上辜君父
下玷班列非所以全終始之恩也伏望聖慈洞察念臣
疾病在身去非得已乞降付三省早賜指揮

乞康王聽政狀

伏聞金師大舉侵逼郊畿太上皇帝今上皇帝陛下二



聖蒙塵逆臣僭號中外臣子罔不痛心元帥大王德望
在人勲業甚大躬總戎律王室所憑方今道路不通威
令阻隔百姓歸命趙氏係心大王伏望傳令四方總決
庶務上體二聖付託之意下聽黎庶歸仰之情指揮將
臣征伐強敵收復京邑奉迎乘輿某等情迫於中憂憤
所激謹具狀令收武郎王倚忠翊郎趙子昱奔詣行府
申聞臣等不勝惶懼激切之至

繳父老士庶狀申康王狀

今月初一日據本州寄居官父老士庶人吏僧道等狀

為鑾輿未回乞請元帥康王總決萬務盡詣本州陳訴

萬口一辭不約而同某等見其誠意激切出於忠義伏

願元帥大王揆察人心審觀時事斷以大義俯從其請

早降王旨施行須至申上者有逐人元狀繳連在前謹

具申兵馬元帥行府謹狀

賀登寶位進奉禮物狀

大人之造如日之升開駿命以無疆鞏丕基而不拔深

仁成物始由湯后之克寛茂烈對時終顯武王之無競前件物性堅莫變色已潔甚純敢修任土之儀共備充庭之禮

奏杭州軍賊嬰城叛亂狀

右臣今月初二日據管下西興鎮沿江巡檢及權兩浙都巡檢杭州外沙巡檢杭州司録范正已等共六狀申今月初一日夜約三更以來杭州城内有軍賊殺人放火閉城作過勢燄兇猛乞救應施行事臣尋遣人體探

得係是杭州決勝萬全歸遠龍騎等指揮及第三將軍
兵陳通林永等作過當夜先殺害本州知州安撫使葉
夢得通判軍州事曾倫轉運通判官吳昉及將官白均
等并其餘百姓官吏亦遭殺害自今月初一日夜至初
十日依舊關閉城門每日諸處放火作過未已臣即時
躬親帶領本州兵將弓手保甲等火急前去沿江一帶
把截先遣人賫榜入杭州城內曉諭禍福令軍賊等疾
速出降其勢未肯聽順臣已一面分遣屬官諸營官下六

州選發軍兵前來會合如軍賊抗拒不肯出降臣即一面將領諸州軍兵前去入城討蕩臣蒙朝廷委以帥事義當討賊身任此責定須尅日殄滅伏乞不貽聖慮候平靖日別具奏陳謹錄奏聞謹奏建炎元年八月初十日

貼黃臣將兵過杭州討賊緣浙西見闕總管其本地人馬頭項不一並無紀律既非臣本路即是客寄理當權暫聽臣節制令軍兵齊到方可進討候事畢復還本任伏乞聖慈速賜施行劄付臣照會

奏乞不許提刑司招安杭州軍賊專用兵進討

狀

右臣昨於八月初二日聞杭州軍賊閉城放火殺戮帥臣葉夢得以下數人臣忝滋方鎮近在鄰境若不誅滅此賊則浙東西兩路環視而起各欲視傚化為盜區自此煩朝廷憂顧其禍未已臣不勝憤懣即時糾集管下諸州軍兵并鎗杖手共七千人渡江前來杭州已先具奏聞乞委臣討賊身任此責尅日殄滅不貽聖慮今來

本路提刑司與臣異議專欲招安因朝廷昨降樞密院指揮令兵到浙西城下委提刑司節制緣此臣過浙西所領將士皆不敢前進臣契勘自兵興以來所在盜賊雖多未有殺戮帥臣囚執官吏如杭賊悖逆不道之甚者令主帥横屍漕臣斷首而反寵以官職名為納降是朝廷以官誘人為賊奬其叛逆使兇賊得志如此則今後凡為賊殺人放火之多者隨即得官恐非所以示四方也臣昨曾具奏乞暫委臣節制浙西軍兵責臣討賊

臣見今與經制司屬官鮑貽遜所領鎗杖手會合城下已及一萬人而城中賊輩不過千人是以十倍之師誅此將潰之賊仗國威靈指期可滅臣契勘昨者嚴州賊倪從慶跳踉山谷間止十數輩當時朝廷不深責帥臣誅討苟就招安是致人心無所懲創相繼竊發今來軍賊又復許降傷國威重滋長姦惡臣暴露原野捐棄軀命以與賊鬬豈不知效提刑司坐受招降安逸無事然為朝廷計若殄滅此賊可使十數年間東南安靖禍亂

稍息臣除已一面進討外伏乞聖慈疾速劄下提刑司不許招安須管責臣討賊若賊不殄滅則置臣於法臣必不敢上誤國事伏乞速賜行下三省指揮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臣昨於八月十九日親領兵至杭州城下兩與軍賊接戰士氣勇鋭指日擒滅其賊勢窘於九月初一日潛遣人往秀州提刑司乞行招安又却依舊閉城抗拒官軍是賊詭詐特以計降豈有兵勢既盛誅戮已加而提刑司必欲釋賊納降之理伏乞聖

慈特賜詳察

奏為提刑司不肯進兵專務招安乞暫委節制

人馬討殺杭州軍賊狀

右臣昨累具奏狀統兵前去杭州討殺軍賊緣朝廷昨

降指揮令兵馬過浙西並聽提刑高士曈節制其提刑

司與臣異議必欲招安止臣進討臣力與士曈言恐招

安墮賊姦計必誤國事不蒙見聽故前後累奏乞暫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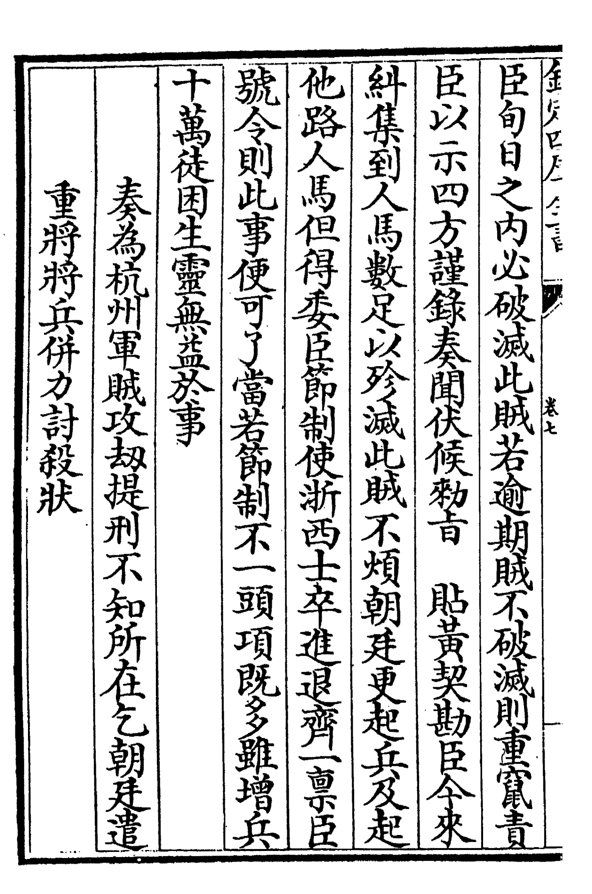
臣節制浙西軍馬許臣覷便宜得自進退可指日破賊

恐朝廷未知賊謀猖獗輒詳具奏聞契勘杭州軍賊謀亂非一日其意在據有浙東西兩路不止據一杭州而已昨於今年七月内先遣姦細往浙東結連諸州郡賊台州仙居天台兩縣結連賊俞道越州新昌縣結連賊盛端才董閏等各集衆二千餘人約同日起發其浙西州郡非臣本路亦必有結連者臣耳目所不及知幸而兩州徒黨各自告發州郡已密捕獲勘見情節各已行法其賊初據城時帥臣葉夢得已死所患者獨有臣在

浙東為帥必來見討遂設計紿臣先遣人於城上宣言云唯得浙東安撫翟内翰親來即使出降又兩有申狀來與臣乞補官資臣初信其言以謂賊必悔過及其末㡬可曉喻禍福降也即時出境至本州西興鎮將渡江矣而賊計敗露欲誘致臣賴臣尋即覺悟回州糾集軍兵決欲追討其賊計不得行又復遣徒黨至秀州詐誘本路轉運副使顧彦成及提刑高士曈欲執以入城稱若得提刑轉運來杭州某便出降又恐士曈不信因刼

杭州士大夫祕書監李光方元若等十餘輩同共至秀州見提刑司約以降日使人信驗不疑士曈果深信即時各人與命服官資遣回賊面約士曈以九月初七日素隊入城不得令一人持兵器來其意又欲如前日詐臣之計士曈陰墮賊姦謀不信臣鐫諭先移牒臣稱當所已入城受降不得進兵及當日晚至城下為賊突出百餘騎掩襲欲執以入城賴福建路鎗杖手三千人在北門士曈跳奔幸而獲免是日賊不獲如志因復逞怒

放火殺人若使賊計得行誘致浙東帥臣及使者盡遭
掩執以招諸州逆黨俱以城叛屠戮守將則東西兩浙
路皆沒於賊手矣又意朝廷方北禦金人必未暇遣兵
南下誅戮所以結謀如此之深臣所以鋭意討賊必欲
殄滅不分為提刑司節制沮止臣昨奏乞權暫委臣節
制浙西人馬者蓋見事勢危急當如救焚拯溺必不可
招安今來提刑司果墮賊姦計如臣所料伏乞朝廷詳
察臣前後所請止為國事委臣暫時節制浙西人馬責



臣旬日之内必破滅此賊若逾期賊不破滅則重竄責臣以示四方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契勘臣今來糾集到人馬數足以殄滅此賊不煩朝廷更起兵及起他路人馬但得委臣節制使浙西士卒進退齊一禀臣號令則此事便可了當若節制不一頭項既多雖增兵十萬徒困生靈無益於事

奏為杭州軍賊攻刼提刑不知所在乞朝廷遣

重將將兵併力討殺狀

右臣昨聞杭州軍賊閉城叛亂殺戮帥臣及漕臣將官等日夕縱火四焚至今兩月不息臣假守越州初聞賊作即便糾集管下諸州軍兵渡江扣城鋭意誅討是時賊倡亂者止數百人臣欲及其未定進攻可一舉撲滅而朝廷專委提刑高士曈節制士曈必欲招安止臣不得進兵及士曈為賊詐降欲誘執入城其後始悟只肯專意討賊約日已定而提刑周格續至又再行節制别易日會合縁此師老無功諸州軍兵漸次為賊所誘皆

無闘志臣三次督戰纔交鋒其賊輒宣言不殺官軍緣此士卒皆投兵不戰隨即投賊者甚衆其浙西諸處會合人兵皆鄉夫不識金鼓怯懦畏賊不可使戰臣見事勢如此扼腕痛憤以謂浙東兵既為賊所誘不可使戰而浙西兵又皆鄉夫怯懦獨有西兵可必破此賊既聞朝廷遣辛興宗將西兵二千人前來臣計期日望收復而西兵至秀州忽作亂殺主將辛興宗沿路刼掠復欲回歸其提刑司所領蘇秀淮南兵數百人於杭州城外

駐劄既聞西兵殺戮辛興宗因此驕恣相繼作亂又於九月十三日夜反攻提刑周格高士曈至今兩人不知所在蘇秀之兵既亂又脅淮南兵同入杭州從賊淮兵不從因盡為蘇秀之兵所殺獨自投賊致杭賊黨附愈衆兇悖日滋一日之間脅從城中百姓刺面為兵者萬餘人盡擄城中子女以分賊黨使堅其志人人願盡死力又以金帛遣姦細分布浙東西諸郡誘不逞者使據城内應已有台越兩州屬縣結集徒黨欲與合謀者其

賊肆志更無所畏見今環城把隘人兵見已失兩提刑

皆即逭走臣孤軍不唯勢弱又恐士卒有欲從賊變生

肘腋緣此亦復退舍若朝廷不速遣西兵前來則浙東

西兩路生齒數百萬皆沒於賊非朝廷所有也訪聞今

者杭賊之亂又非方賊之比應杭州士大夫自特進薛

昂以下百十人皆為其幽閉一處不得飲食旦夕餓死

又捕士大夫有刺面為兵使守城者伏望朝廷憫此圍

城之人陷於荼毒如此之酷速命將遣兵倍道兼行若

稍稽旬日城中士大夫百姓悉死於殘虐無噍類矣臣料今來朝廷不過依前降指揮委錢伯言節制其錢伯言入境不過駐隣近州軍依前集本路黨亂之兵如前所陳是又驅人以助賊非計也況今元祐太后將至金陵或聞車駕不時巡幸自金陵去鎮江府浙境近在百里内使賊逼近猖獗即雖江寧府未得無事伏乞降臣此章付三省與大臣熟計議速賜指揮遣重將有威望者統領西兵南下併力討殺早得安靖伏望陛下忠宗

社大計無忽臣此章臣不勝區區日夕俟命之至謹錄
奏聞伏候敕旨

分析統兵杭州城下不會合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覆某統兵將見在城下因
何並不會合仰具析聞奏者臣奉詔旬日不知所對自
杭賊作過已來除有鮑貽遜領仗手二千人在城下與
臣相聞外其餘並無兵將前來不知朝廷使臣與何人
會合自八月初一日賊作臣即時親至西興招降賊兵

賊既不肯聽命臣退而治師名集管下軍兵并鎗杖手
合五千人徑渡江直造城下遣裨將三與賊戰以孤軍
獨進勢力不敵而杭州諸屯兵將皆為武臣提刑高士
曈節制令不得與臣會合無一人肯應臣者蓋緣朝廷
累降指揮應臣等兵至城下專委提刑司節制而提刑
高士曈意在貪功欲以招降僥賞錄朝廷所降黃榜號
令諸將云已有指揮不得討殺臣前後累次移文責士
曈等其牒云今來提刑端坐在秀州既不肯前來討賊

及至當所親領兵至城下又刼吏節制諸屯令不得會戰意在黨賊故沮軍興士曈昏迷不悟堅不聽臣語一向端坐在秀州不動其後高士曈約賊招降方肯至城下卒為賊擄入城而文臣提刑周格又為賊所殺臣再欲進討自西興即還本州復增募戰士二千人而知秀州趙叔近者不由朝命擅令節制復止臣出師其叔近入城又為賊所刼質臣聞之不勝憤悶以賊終無降意徒辱國喪威即遣僚吏陳敏識虞澈倍道兼行前去鎮

江迎見本路轉運使顧彦誠懇請乞委臣節制獨自進討彦誠答臣以朝廷已委新知杭州侍其傳節制同會合臣厲兵秣馬即遣人與侍其傳相聞約日請期不旬日間王淵兵已至城下收復臣所總兵數千人自八月至十二月凡五月攻守戰士未嘗解甲調發糧食糜費不貲若朝廷責臣庸繆不武老師費財不能首先破賊此則臣無所逃罪若以臣為並不會合則並無一將一兵肯與臣約戰不知朝廷遣臣與何人會合如或有臣

僚上言與臣今來所奏異同即乞朝廷明降言章委御史一員至兩浙推究詰實臣前後移牒本路漕憲及累次申奏朝廷論賊始末皆有案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留浙東軍兵屯駐越州狀

臣契勘越州分總浙東一路自祖宗以來特置將兵六指揮三千人為守禦之備專鎮撫一路肅過盜賊近歲闕額不補至靖康之初金人入境朝廷起發將兵盡赴河北本州更無一人其後將兵盡去去歲朝廷再遣翁

彦國復起勤王之師本州所餘不隷將禁軍又皆竭作死於道路者過半臣自到任以來城郭空虚並無禁卒臣遂急於廂軍内揀選招置不滿千人皆侏儒不及等近者杭州兵卒作亂婺州盜賊繼作本不過臨時募鎗杖手禦敵而鎗杖手皆村民乍募不習戰鬬每戰輒先敗北所以杭婺兩州之賊必致朝廷特遣天兵然後擒滅臣以謂越州總統一路而禁兵不滿千人又皆侏儒不及等方今四境之外巨盜相繼竊發其勢日以岌岌

伏見武經郎王政見押回本路軍兵一千餘人分還管下六州其人昨戍河北稍習邊面今若分還諸州諸州却分還諸縣鎮寨四散畸零其勢寡弱臣愚欲乞盡屯駐在越州專委帥司合為一軍則兵勢稍衆可以鎮壓一路豫備不虞貼伏姦宄若帥府屯聚重兵則六州皆有所恃謂如管下諸州一處有警命一將將此千人前去誅討事已復還本州與畸零四散分在諸州縣其勢寡弱者利害相萬也況今者杭州浦江之賊雖已誅未

盡人情反側臣承之師事為朝廷保守疆土理當修治
兵戎先事措置不可有事而後告急今來所乞止是本
路已差出軍兵千人其王政管押上件人到本州見已
權暫留駐聽候聖旨指揮伏乞朝廷特賜矜允須至奏
聞者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臣契勘杭越州分
浙東西兩路伏見近者知杭州侍其傳乞特留制置司
禁兵一千人在杭州駐劄已蒙朝廷允許今來臣所乞
止是發回本路兵一千人伏望聖旨指揮特依所乞

越州奏乞不原赦斷推吏吳言等臟罪狀

臣聞祖宗之法深嫉贓吏雖大卿監受贓滿者必置極典推原聖意以謂受贓必枉法故與衆棄之除去蠹害而况推獄之吏鬻獄公取不知紀極一旦僥倖脫免法不得行則姦惡愈滋後難復治臣伏見本州左右獄推吏吳言等昨因承勘進納人王隨分産公事取受過王隨等錢二千七百八十餘貫其餘公事又十數項自古至今推吏受贓至三千餘貫未有敢恣横如此之甚者

臣方究治未結正間遇赦恩即時釋放尋訪聞吳言等既釋放出外舉城僚吏百姓無不切齒憤嘆以謂縱此姦猾不早窮治咎在臣失政刑臣既聞衆論籍籍不敢遽已再委本州山陰縣王鐈承勘上件贓狀已究得實情理巨蠹此則臣愚暗失職不能先事譏察復素無威令以致姦吏欺罔之過然今日朝廷方追復祖宗之法有詔申嚴姦贓之令而魁惡不治幸赦原免贓吏無以懲創小人安所忌憚虎兕出於柙臣實恥之伏乞判自

聖意特降睿旨將推吏吳言等特不原赦許從本州依法斷遣施行庶幾稍除一方積獘責臣治理須至奏聞者右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越州乞宫觀狀

右臣蒙恩出守方面於今將二年矣俸優禄厚澤及親族豈不願假寵歲時眷戀廩禄而無功竊食殃咎所加自入夏以來感風濕之疾在假已踰三月形骸羸瘠病勢日增臣恐在假無程不止三月職事曠廢遠邇具知

吏民訟訴不能省覺監司按部不能接見致使將兵陰
謀欲成叛亂據其不職已合罪誅方今州郡多事盜賊
肆行呼吸之間變生肘腋豈有身為郡將閉閤謝事在
假三月不見吏民以州府為養痾之地以禄食資無用
之軀在臣之私頃刻難處所以憂慮惴恐其疾愈甚伏
望朝廷特賜詳察除臣杭州洞霄宫任便居住早選能
臣除知越州若臣他日療治痊復朝廷再加任使不敢
辭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翰林承旨辭免狀

右臣今月初一日準尚書省劄子貳道奉聖旨召臣趍赴行在又奉聖旨除臣翰林學士又初七日保義郎張濬賫到劄子貳道再奉聖旨除臣翰林學士承旨令臣乘遞馬疾速前來赴行在者臣久淪裔土忽奉詔音義當不俟駕行即時奔命伏念臣昨緣犬馬之疾致仕已涉四年久為廢人無復生理今者遠蒙君父之記錄驟拜前後之詔除仰貪恩榮豈不願進顧難强者老朽之

筋力所自恨者已廢之餘生敢祈聖聰重賜骸骨伏況
臣仰祿為活口衆食貧苟非被病之有年孰肯謝事而
辭祿年茵逾邁病勢益加伏望聖慈察臣前者累懇乞
身具存奏牘非緣今日始聞名命乃敢固辭欲乞特賜
指揮許臣依前致仕將理者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罷政乞宫觀狀

右某今月十三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崔某罷參知
政事與郡臣無狀負陛下使令雖肆諸市朝不足塞責

今以復令守郡伏念臣獲罪至重辜負恩義慙媿聖世當自屏於無人之地閽門省咎欲望聖慈隆高天厚地之德特賜除臣一在外宮觀臣母親年九十餘歲見今久病伏枕無人兼侍豈有心力復堪治郡方寸之亂昔人所許伏乞聖慈早降處分臣無任呼天俟命哀懇激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辭免敘復端明殿學士狀

右臣今月二十八日進奏院遞到誥一道伏蒙聖慈以

明堂赦恩敘復臣端明殿學士者伏念臣昧於量已愚憃直前昨者攙陪國論忤犯同列曾未三月勒令致仕迹其罪戾自取之由仰干雷霆不測之譴理宜永棄聖代不齒縉紳今日雷同宰執宮觀之人例蒙宗祀檢舉之赦在臣誅罰豈所當然所有誥命臣不敢祗受伏望聖慈特賜寢罷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狀

右臣某準進奏院遞到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資政殿

學士依前致仕者伏念臣罪戾之餘許賜骸骨久安田里得死為幸今者猥緣宗祀之赦叙復祕殿之職顧何勞能受此恩寵臣齒髮衰謝疾病交侵納禄乞身尚猶宊患誤恩非福懼復滿盈伏望聖慈察臣危衷追寢成命實緣憂畏非敢矯飾所有告命臣不敢祗受

講筵乞刪畧資治通鑑進讀劄

臣昨者備數進讀伏見資治通鑑總三百五十餘卷自建炎二年春開講筵經今實歷四年方畢三卷臣恐曠

日持久未有終篇之期緣每遇進讀因而解釋義例文字繁多故所讀者少昔司馬光於此書已嘗立論䟽說具文見意不必重疊更有解釋而況聖聰一覽洞見本末何假文辭臣愚欲望聖慈許令進讀官等於逐卷内採擇有益於治道者據文進讀無益者許從便略去庶幾知言之要不費時日若遇其間事實有可以獻替其當日官欲别立議論者即許臨時隨事指說不必進解

勸移蹕荆南劄子

臣累具奏陳乞聖駕廵幸荆南先據上流控制中外伏見江陵之地背負巴蜀前臨襄漢其東長江重湖隔以巨浸騎兵所不能涉其西長江巨麓延袤數千里敵馬所不能至在今日東南之地則為居中可以增重國勢非止獨能避敵而已也若聖駕廵幸駐蹕於彼運巴蜀之粟通江浙之漕數十萬之師不至乏絶又其路四達易為出師如四方有盜賊之警一軍自鄂岳而下直趨江浙一軍自襄鄧而出直趨京洛一軍自川陜而出直

趨關中所謂居中央以制四方者也若金人乘隙水陸俱進繇水路則我師戰艦順流南下非彼敵兵能與我爭利繇陸路則自荆湖襄鄧上下二千里皆無人烟敵擄掠無所得則糧絶坐困非若已前登萊淮陽宿亳間皆有積粟可以為攻守之資也願陛下早賜決策移幸江南可保無虞臣觀數年以來敵人但知車駕駐蹕兩浙若今歲大舉必由數路而入為困我之策或先據上流以防我師與西兵相接為入關之計或遣簽軍繇海

道徑擣明越以出不意或如前歳渡采石入建康由廣德以趨臨安如此則東南皆震兩浙之地四顧塗窮無所從出豈不殆哉須及今先據便地控扼形勢以伐敵謀則險固可恃從容應敵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伏望聖慈留神省覽

應詔條具敵退上封事

臣正月二十四日准尚書省遞到詔書一道令臣條具敵退利害以聞臣伏見皇帝陛下駿發德音咨訪羣臣

傷二帝之蒙塵悼中原之顛覆使君羣臣各效計策又恐臣愚不得盡言也復詔之曰君臣之間期於無隱豈非悔東隅之已失念覆車之當戒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用心也顧臣敢無辭而對謹昧死上三策恭惟朝廷已事之失無遠略無定論無腹心三者國之大事其餘不足陳也臣聞自古外國之亂未有如今日之酷昔西晉之亂元帝建都江左復興晉祚雖苻堅石勒數雄之强不能睥睨以守長江設險之固用一時人物之傑故能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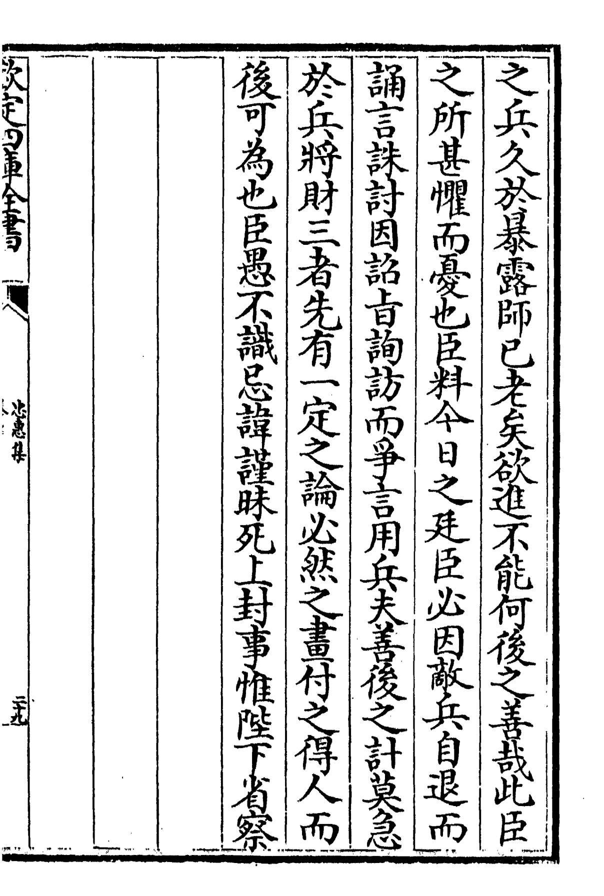
有疆土傳祚累世自金人渡江飲馬以至於海蹂躪中國肆意所欲乘輿遠狩越在裔土雖西晉永嘉之禍不至於此唐安史相繼為亂其禍亦云極矣改元至德收復兩都不二年間相繼底定自建炎於今九年矣頓師南方卑濕之域唯恐深入遠引之未至陵夷以至今日雖唐安史之亂不至於此每歲防秋則相顧先攄謀避敵之地至春事定則泰然安肆如無事之日此將相誤國之罪臣故曰無遠略謂是也其次曰無定論臣聞古

之為國者必先有立國之規模御世者必先有役一世之術秦人欲并六國則悉國人趨於耕戰秦人非耕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是故國以富强卒并諸侯且非獨秦也勾踐之取吳隋文帝之取陳必勝之計已定料敵之謀已審以次而行之自建炎以來天下日苦於兵生人塗炭而朝廷無一定之論禦敵無堅決之策乞盟於強敵者冠蓋相望已甚屈辱矣而裹糧坐甲兵未嘗得釋養兵數十萬竭民力以供億可謂困矣而每歲講

和兵未嘗出戰攻守之計紛然未決事之珠王曾不得免臣故曰無定論謂是也又其次曰無腹心臣聞創業中興之君必有主謀腹心之臣相與朝夕論議圖事揆策如出一心如左右手昔晉武帝平吳舉朝以為不可唯張華羊祜杜預贊成其計夫舉天下不可而不能易三人之可則所謀與所聽審也唐憲宗伐淮蔡舉朝以為不可而憲宗所恃以裴度武宗伐澤潞舉朝以為不可而武宗所恃以李德裕朝廷苟有腹心謀慮之臣

人主恃以為固天下恃以不恐自兵興以來陛下之所取計者誰也所任事者誰也所與朝廷進見而納誨者誰也前此非不委任將相矣敵至與衆同懼敵退與衆同喜如斯而已臣聞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必欲為天下得人此前世之君所以日夜焦心勞思而求也今羣臣泛泛如河中之木則陛下孰與圖今日之事臣故曰無腹心謂是也陛下誠能選任大臣責以恢復拔用能將隨所指顧誰敢不力合天下英豪之智力以

一中外之人心豈曰難哉伏讀詔語敵勢既屈潛師遯逃念茲卻敵之功圖為善後之計臣愚以此知陛下未嘗一日忘經略也向非陛下赫然獨斷親出總戎指授諸將控扼江表則敵人徑卷甲渡江如往歲久矣此上天助順而宗社之福也然臣聞今者敵騎之退以國主之亡非諸將力戰而勝敵騎折北而逃也向使國主不亡使劉豫竭山東之粟以轉輸敵壘敵人濟師驅彼國之衆以分守淮甸百姓之財屈於賦斂力已窮矣諸將



之兵久於暴露師已老矣欲進不能何後之善哉此臣之所甚懼而憂也臣料今日之廷臣必因敵兵自退而誦言誅討因詔旨詢訪而爭言用兵夫善後之計莫急於兵將財三者先有一定之論必然之畫付之得人而後可為也臣愚不識忌諱謹昧死上封事惟陛下省察

忠惠集卷八

宋 翟汝文 撰

策問 露布 序 書

省試進士策

問先王之法隳於周季漆書竹簡藏於屋壁而學校廢闕音官瞽矇入於河海而禮樂殘壞士無賔興賢能而用非所養更數百世莫之能起也主上建辟雍勃興於去聖數千歲之後乃者欵先聖之廟室見諸生名儒官

講説先王之道學校既復古矣鑄金象物作樂薦見郊廟以和神人樂成禮備未有盛於此時者也士生斯世聞之者猶足以興起況於峩冠進趨其間得與於斯文者乎古者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凡國之俊選皆造焉然則合舞習吹皆儒者之所有事也不寧唯是始釋奠則既釁器矣而皮弁祭菜所以嚴恭也班序顛毛而屬飲於序所以貴齒也飲爵尚能閑之以射才者養不才者也乞言合語明貴賤皆有事於天子所以達尊也

出征受成釋旅獻馘尊德樂道之實也今朝廷辟雍作人之盛將使因其時而教之道藝禮樂且以觀諸生之文獻則夫登歌舞籥釋菜之容序齒射侯鄉飲之别與養老受成獻馘之禮使三代之文卒禮無違二三子學古入官者也其懋明之以語有司

問古者班諸侯宗彝使鎮撫其社稷以世守之蓋銘其功伐論譔其德以承祭祀使子孫無忘其章故周之鼎銘曰官此栒邑賜爾鸞旂黼黻琱戈衛孔悝之鼎銘曰

六月丁亥公格於太廟其銘或出於天子之命或子孫自為之所以寵嘉其先人而著其後為能有繼也當是時諸侯受彝器於王室而後能國抑其為寶也重矣今天子神聖受天命制作禮器格於神祇祖考品式咸備將欲如古者彝鼎之制襃賜大臣與有功德於民者而寵銘之眂其命數使得有事於家廟祭其祖祧不亦可乎其著於篇

問昔先王制器尚象本以使民覩用而非以難知為貴

也凡起居飲食相與周旋乎是而名之曰禮謂其有文章黼黻能即於人心而民乃肯行之三代制作至周彌文猶以為遠於古是故為禮必先以太羹玄酒為樂必先以土鼓蕢桴使民不忘古意而其實為世所便利者不廢也若必曰唯古之用則周何以損益云哉主上睿知聖神大興制作取聲於英莖之樂考禮於夏商之器三代備物靡不畢集嘗出示羣臣矣於斯時也若辟雍若明堂以至九鼎晟樂圜丘方澤悉見全古豈止講讀

六藝為空文也哉將欲頒古器於天下行今之禮使學士大夫人人習見如周人貴本之謂去華就實以漸復樸庶有益乎諸君其以所聞誦之

問古者取士於學宮以言與行而欲知是人也必觀其言於樂語觀其行於射御是故以禮樂文之春秋之時學者游於城闕國人議於鄉校論辯之法蓋廢矣然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叙黜者三勵有存者則射猶於此乎論士諸侯大夫歌詩以見志

齊大夫歌詩不類而高厚逃歸則詩猶於此乎得其為人今朝廷興庠序禮樂之教以經書試其言鄉里考其行學者無或於今矣將欲如古者參以六藝而審觀其賢乎恐人未必信以為不然乎古之人何以能獨為此也其設之必有本末施之必有次第諸君推言之有司將以其言告於朝也

試進士策

問昔先王結繩以為政而天下莫能欺其次畫衣冠以

為民紀而天下莫能犯後世爰及始為刑辟以教民詳矣然猶議事以制不鄙其民懼其棄禮而有爭心也或以為太上先德德不及而後有刑又曰或教而不誅或誅而不怒所以御世則殊也嗟夫所為執刀鋸以刑人而傷肌膚以為戮豈聖人得已然哉夫刑用甲兵則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謂兵以止戈為武而辟以止辟也故周公之頌武王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至成康刑措而不貳無一人奸命夫成周未遠也孰謂是民也

不可與化乎聖上垂衣淵默服守內而神武不殺懷有衆而天下歸仁焉凡兹蕃服皆以屬吏既已消兵矣不逾時也而囹圄屢空不幾於刑措矣乎將與天下晏然寢兵措刑而不復用雖至於百世可也所以不用而持之長久有司欲有問焉生其以所聞誦之

試武舉策

問昔者劉項之存亡智與力之不敵明矣至曹劉司馬諸葛氏此四雄者固相埒也方曹公聞孫權以荆州與

備至於落筆先主下邳之役失亡傾曹公之言則英雄固不並世久矣以豫州失身奔竄崎嶇數危國之間用兵每戰折北其智勇孰與曹公哉曹公摧韓呂二袁之彊乘震四海之威英雄無所用武顧所畏獨先主夫畏人之與見畏於人也豈可同語哉曹公不能乘荊州破竹之勢以取蜀漢先主遺赤壁之力不能逐勝以襲許下卒無以相越將失其機會而計不及邪其亦勢有所極而不可為也兵法曰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

知兵以其主予敵也魏蜀之有仲達孔明也以其將予敵則蜀固巳易魏而無難者矣司馬氏將全魏之衆不能越漢中以爭尋常之地孔明亦每歲耀師不能伐三秦之衆豈其形勢不利而智勇俱困邪抑勝負相持而莫能動也此皆負阻戰鬬之餘國顧諸生論兵所好者機謀形勢也今朝廷方須籌畫之士以寘邊圉當是時行軍用師之勢與出奇決勝之畧聊試言之有司以觀二三子之能且以待器使也

行在御試策題

朕嗣承大統夙夜望治慨然思中興之烈戡海内之難六年於兹矣而大勲未集甚矣求治之難也子大夫咸造在庭朕虚心垂意而問焉葢聞古先辟王繼中微之世乘思治之民芟夷大患事半而功倍少康一旅而復有夏宣王興衰以隆成周光武三年而興漢祚肅宗再歲而復兩京皆蒙前人之緒業撥亂反正若此其易也今賴四方黎獻翊戴於朕列聖之澤未遠也朕用心焦

勞不敢愛身以勤民然屈巳以事敵而敵内侵招攜以
弭盜而盜猶熾用師以禦侮而兵日以驕務農以積穀
而田日以廢須人材以赴功而患於材難理財用以養
兵而患於財匱民彫瘵矣賦役重煩士失職矣流冗者
衆嗚虖傷哉朕遭時艱虞凡此數者寢而不寐當食而
歎者也豈朕弗明於理設施倒置而未得其術歟將治
亂有數所為非力必至於極而後返歟子大夫其為朕
切磋究之無有所隱方今非力禦彊敵不能以靖民非

用軍行師不能以決勝顧其策安在前世中興之主其施為次第有功於今者祖宗傳序累世其法度可舉而行者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朕將親覽

擬擒獲杭州軍賊露布

蓋聞古者賜諸侯以弓矢使得專征用公侯為腹心欲其守衛所以作扞王室同獎天衷春秋獻俘載於策命當所身任藩鎮職統戎兵當誅不庭以禦外侮乃者餘杭逋卒叛命據城奮臂一呼變生肘腋縱兵大掠禍及

搢紳殘害使人蕩焚城邑至乃捕衣冠而黥面驅士女以守陴念兹無辜刼以阻亂當所顧瞻一舍之近傷悼重圍之冤拯溺救焚其忍安視痛心疾首誓不圖存躬提戈矛率先士衆三軍賈勇悉厲貔虎之師元惡就擒率正鯨鯢之戮仰承天子之威命俯頼將士之協心兵無淹辰市不易肆已於某月日殺獲陳通等云云不以賊遺君父已殄凶殘凡克敵示子孫毋忘勲伐方觀諸將之効首肆命幕府之上功捷布諸州明曉士庶

黃籙盟真玉檢序

盟真玉檢者無上黃籙之科也曷名黃籙金闕度生之籍也太上愍一切之含靈墮三塗之苦趣深惟善救廣運大慈乃降光儀具嚴醮式飈輪垂世示天人精祲之交符簡真文為生死津梁之益唯茲黃籙久閟上元上正乾象之經躔增明三景下超苦魂於千刼洞達九幽中度羣生普周沙界凡精誠之感格若影響於形聲修齋之日十方靈寶天尊同迴飈馭以下濟光明太上虛

皇道君俯降紫壇以監觀煉度太一救苦天尊下逮靈寶之幡朱陵度命天尊親屈朱陵之府金童玉女持真文之簡以遍曁十方諸天帝君奉元始之符以總校圖籙故能包天括地弘濟範圍稟識受生咸蒙解脫未有廣大悉備如斯之應者也顧惟一夫纖質之腥臊仰屈三境上帝之垂眖以何軌量格此威神唯有一誠更無他術修齋之士當苦身疲慮務極尊嚴豈小智輕心而僥降格故古人稱潢汙行潦苟陳信可以薦鬼神齋戒

沐浴雖惡人可以祀上帝豈不然哉觀夫標名垂訓首曰玉匱盟真謂其盟誓上真乃當修設緘縢玉匱斯謂秘嚴而去古既遐舊章浸紊焚修之士皆屬妄庸祝享之辭僅同巫覡臣遡觀設教慨念斯文有志討論誤嘗筆削參諸三洞之典總以四事之門凡所施為具存綱目科者修齋立教之首儀者行道修敬之禮格者具諸物宜式者按以從事載刪末俗之不典仍著釋誤於卒章豈止藏諸名山欲貽後世故當刻之玉板衷對上靈

名曰盟真玉檢云

上曾丞相書

將仕郎翟某謹齎書僕射相公閤下某自少讀書至今二十有餘歲矣獨好觀古謀人策士著論事迹竊言當世之故故嘗以為人主不可有才而好名為人臣不可功高而名重此二者其勢必有所獨勝苟其所獨勝者重則患將聚歸於一而必至夫人主操天下隨其所欲一舉而成敗立見幸而成功其志驕矜而不可止不幸

舉不能得其所求則禍必中於宰相昔漢武帝内興制度以夸大中國外勤遠畧以逞其無厭之求其才固英偉絶人而當世宰相在位以十數皆相繼戮没此其大者傷則小者亡上者憂則下者辱故人主唯無欲好名也人主茍求欲好名則宰相必有以當其憂而受其責者矣人臣功高而信於海内則主易見疑名重而一世之望所歸則小人將乘間而竊入且既已致身能見於天下一有疑間而為僇辱反以見笑自詩書以來鮮能

以功名終始何者以其始之易終之難而進取持守之勢異也故王公多以其身深念而顧畏其後以裴晉公勲舊而卒中於李逢吉之間近事韓王佐命之臣而黜於多遜當此時其身且不能謀而何暇及於謀人者哉此皆古人已往之成迹不待深沉謀度而後可見也是故人主惟寄政於臣下而守成無欲則其臣可久大臣去名遠勢而畏衆人之所爭則持滿而君不忌上下俱欲無為則無所與間言也今人主方虛心屈巳行寛大

仁厚之政而閤下執其政柄天下皆以吾君五帝之聖淵默而不可測夫深居淵默獨觀於臣下不微見其志慮所嚮此常人所安為易事而賢宰相之所以愈恐懼而深畏者也今某請誦閤下之功而効愚衷於前夫先帝七年用兵西域閤下位為樞府期年闢天都破青唐破隆賛臣轄正發謀料敵變化捷出一舉不再計及先帝棄世中外洶洶決策於一言之間退而就位破姦臣跋扈之謀却帷幄倉卒之變主君既立朝廷無事不旬

曰而取宰相此其智名勇功天下莫能角者也詩曰衮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夫仲山甫唯有莫助之材天下雖愛而莫能助故當是時無與對也今閣下當國纔以旬月一時夙望皆委能讓功自以為不及夫先名實於萬人之上使人不畏其愚而畏其智疑人而與先見疑於人此固謀者之所忌而危也使閣下優游不為固已信於宇内而振乎百世而今者竊意以為猶欲盡天下事所謂下車搏虎其為衆喜而為

士則笑者也故莫如推衆人使自為之為之必可成閭
下兩利而收其功使其不可然後徐起而乗之處衆人
所不能而後見德是上以身託重人主下交驩同列挾
君以見信進不為逼退不為咎如此而後乃可長也夫
明君不可以世求而賢宰不可以人得以高世主之君
而輔之以傑出之賢相則夫仁人君子所為憂之者深
而望之者切而欲終始如一謂其賢於自用而能安受
盡言者也觀今進言相國者皆以為得時行道某反欲

閣下去功與名其言固已不足聽然竊以為得時行道幸於一旦為常人無功者設而非所望於吾相者也進卷五十篇貧不能盡録録其半繫國事者伏惟覩其大略不宣

上曾内翰書

某聞天下之合惟富貴者之易而貧賤者之難也非貧賤者之無求於人而富貴者之有求於人耶富貴之於世也列尊而名重列尊而名重不得不憂不得不畏顧所懐毁譽以取天下士之心士之欲求得其志者無賢不肖皆奮

厲洗濯以顧展下風而效其所能然勢盛則衆鼓而從之勢去則相率而去其所懐去就者固在勢也則夫富貴者之挾其所求也烏能得士若夫貧賤者之有求於人我將擇人非夫人有擇於我合於心意而誦義無窮則其來不去由此觀之將求人不足以驕人亦求於人而後可以驕人爾昔者季大夫陽貨欲見於孔子孔子不見齊侯欲見孟子孟子不見巳而之景丑氏夫使諸侯大夫士輕其身以先於匹夫猶不肯辱而周公貴為父師躬吐握下白屋

惟恐失士不快於一夫之心以其所負者重而所責者難所以周公富貴而憂畏乃不如孔孟之貧賤而輕世肆志也雖然使人求已則已重而人屈以已求人則已屈而人重古之士無意於世惟人之求苟不屑也閉門而拒之君子不以為隘也戰國之士至使諸侯執轡而身御至舍甚者逆立使公相結襪而廷辱之或者罵而放毀之寧使天下譏其身為不肖而信其君為諸公長者之名當此時其權在布衣不知有名器爵禄之榮居

今之世天下制於一姓進於朝廷者不以譽顯士之進取繩於有司而悉以科舉進所以布衣踈遠之賤而伺候於形勢者之塗大車結駟於其門北面逡廵而不敢進其未進也飾詞於閽人納質於趨走之賤隷而後得通將進也蒲伏而入揖而立而後進望其顔色而觀其意於已未信則其辭夸設之以事則其辭危叩之急則其辭哀鳴而取憐王公大人其纍然者也不能有動於其目而概於其心今之士所以甚賤而益辱先進者所

以特重而益肆以貧賤者之有求而富貴者之無求也嗟夫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而不揖士士無意於馳騁當世而不見卿相則雖百世而百不遇也不然彼將一見而挽留之急急然唯恐後而不我欲也尚何以厭士為哉士雖執鞭亦將為之欣慕而況於與為布衣之交而待之以國士之遇而不有其勢也甚矣夫天下之難合也方朝廷享尊榮者人主左右侍從之臣其勢皆足以求然傾天下豪俊奔走於閤下之門豈悉以

有求進見於前耶閣下位為內相揖讓人主之前身所進退而四方以為輕重意所予奪而天下以為榮辱而能慷慨與下士均禮此其所以能大服人者也今某子然以其身進於左右求與於賔客之末左右無所稱請謁無所及其言文章又未嘗一至於諸公之門其何從辱閣下之知者將誦其所聞而夸言之則為諛而好勢使閣下先以與人則以為謙而下士夫好勢者某之所以重進而深恥而下士者閣下之所以得名也以所輕

易所重况某者耶昔者某之始讀書也放乎六經之言而唯聖人之求既已得之於言而應之於心而後取之以心而發之於言當其應於心也所應者今而所存者故而發乎言也事之至不擇而意隨其所如意之會不求而口唯其所言紛紜變化雜乎胷中而唯所寓既已固矣然後汎乎百家之言博觀其流獵採其華輔之以縱横之說兵法之教故自三代以來至於戰國謀人策士成敗得失頗能究其利害與其當時之變而後其所

好者謀也其初也懼其不醇而唯多之務去其卒也闗乎衆萬而雖博而不厭也以其主於中者約而肆於外者宏約故能應古之士所以出而涉世而能有言語文章足以主謀立事者其故皆出於此也然士既已屈首受書將以其術出而試其所學而不能見公卿大夫與之周旋博論而熟於當世之故則其所學為近於無用是故不量力而欲以其不肖之身進謁於門下伏惟辱收而嘗試之夫豈惟某之幸亦閤下將以取於斯言也不宣

再上曾内翰書

頃者贄書先生既辱馬教其不逮降色辭而見之若將與為成人某竊自喜繼見不獲命退而負念於今已旬月恐左右之不察不可以無故而去故復以書布腹心某聞昔孔子將之荆也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以孔子之先進求二三子之門人顧有所不能已久矣夫人之難須而道之難行也雖聖人役身而没世亦將先名實之所在夫豈敢無求而遽至於前哉夫無求而遽至古之士獻璞而得刑者可

為戒矣故以伊尹說湯五就而後見聽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之也嗟乎將求人者亦慎其所之必如此尚將安以求為哉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於世而求見於王公且其身非獨遽然而已也將深明乎相與之義而以為後世不朽之說念之惟恐其不欲睠顧徬徨懷不能去猶幸冀其一返輾然而喜不得遇則悲哀而不釋世之人以為是無恥此乃志士仁人所以深悲竊嘆恐天下之交日以疎而失時則無成其志故曰時乎時乎不

再來羸糧躍馬惟恐後時其思欲自見於世而不願湮沒於尋常者也故夫士既已合於一言而敢為委質以國士報至於殺身伏死而不悔若是者亦樂夫天下之知已者深也或者痛乎不見知退而以死見節以明不侵為然諾之義而以愧當時之仁人君子然所恃以慰其區區之心者將何益彼其所求者是也其所以自為謀者非也夫王公不知其士之可以與能是以輕絶之而不悔潔身之士不覿其俯仰而進是以至於顛沛而不

悟非知言之難而憐其言者無所成功令而後知言非難而言之者為難而不易也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君曰子之客望人而笑褻也交淺而言深妄也客曰不然望君而笑者和也交淺而言深者忠也故其言未變於初也而兩可意有所至則言有所忘然則士雖劌心竭智而貴人好惡自為之必將何從而後可為哉故說而合則雖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載之後車不合則雖慟哭流涕相隨之速秪以見尤而不德也由此觀之豈其不

遇合烏在夫為巧拙也有以技干宋元君君嘉而賜之已而復有以技干元君君恚曰昔之技無庸適寡人有歡心今若聞此而進將戮之故其技一也而君之喜怒異也夫王公喜怒慓而不測而布衣纍然欲以身試其喜怒嗚呼其危哉而幾何不喪其元故士之養志者莫肯為也今某雖無能鄙陋當塗之士皆足以取容然重其身以求人以為士觀賢不肖於其人所為主苟賢也有以少補所賢之主此固平日之所腐心者聞先生好

賢下士庶幾得其所顧故自忘其醜某獨以其無能之身欲歸於門下問塗而退再拜傴僂贄書於庭苟云得察於左右雖死且不朽夫王公以高明倨重之勢而顧見所哀憐之交詘已不易為之而某之心不能以遽已也故復見求效其區區不圖一再於閽人辭焉此人見士之賤及於門牆其謂不羞某雖鄙賤亦不為也所為求於當世欲以托名今乃令自困辱於此欲進不能欲退則業已見恐去而望人之深懐首尾兩端而重失其

所進所以拊心太息私自憐也夫以向之所慕望無資以見幸而見焉智窮説困而不知所委命將奈之何哉悲夫士乃不偶一至此乎孟子言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皆穿窬之類也夫某也獨知見左右為寵惟恐不獲自盡不悟未可以言乃為穿窬而被此名古聖賢未有不求求之曰有義得之曰有命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故以旌招士而虞人雖死不敢往以詭遇獲禽而御者且羞為也今先生雖微一士焉能為有無而

某竊重去以為戚非有他故也昔者孟子去於齊濡滯
尹士曰夫子何為而不豫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
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
浩然有歸志臧倉之毁於平公而不得見曰予之不遇
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故士不得志而
悲廉直不容於時孤憤五蠹之書所以述往事思來者
而自攄憤於空文也某雖不肖然觀三代之書而有聞
於孔孟氏之行已頗知古聖賢所以取捨之義懼先生

真以內慕勢而自取辱於閹人則雖殺身不足以滅恥故復引類連辭求其私心某之顏亦固厚矣夫得使某苟明此心也退不累於門下而歸潔其身雖復於衡門而不悔也伏惟閣下察其區區不宣或謂此書前倨而後恭非也予既言之有忿辭若人恐隘余古人去國不潔其名孔子欲以微罪行故其言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北門褰裳之風也

